

北齊書卷四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遜

荀士遜

顏之推

袁爽朱才

韋道遜荀仲舉

江昉蕭慤

陸豫古道子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鵠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

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
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
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
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騫勝流周旋益友
彊學廣其文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彫琢成
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爲獸射之
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
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
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
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

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
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
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
儲宮刑乎流俗雜沓憑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
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
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
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爲亡國
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
有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髦儔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絃以
掩之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

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
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元北平陽子烈竝其流
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邕
崔贍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
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
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
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
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爲
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
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

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父太子舍人王邵衛

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爽
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睦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
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
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
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慤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
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
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
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溫君
悠入館亦令撰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述
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

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
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漑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
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謩
太尉掾張德沖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
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
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
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
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謩竝入館待詔又敕
右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時
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

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略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錄者存之篇末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諡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

或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
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
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
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爲防河別將守滑臺永安
初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渾李象鴻勳竝
爲子使除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爲請竟不之官後城
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
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
爲謝恩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
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

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
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
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
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
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
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
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
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
首戴萌蒲身衣縵襪出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
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旣繫名聲之韁

鑠就良工之剗剗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
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
漢摘藻期之聲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
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
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
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
旣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旣覽老氏谷神之
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飜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
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
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

富貴乎去矣陽子途垂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
哉書不盡意梁使將至敕鴻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并州
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
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
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謩齊名爲邢魏之亞而
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王廷明鎮徐州署廣長流參軍
釋褐盪逆將軍介朱仲遠牒爲大將軍記室加諫議大
夫荊州行臺辛纂上爲行臺郎中尋爲車騎府錄事參
軍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

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辟爲中尉轉侍御史顯祖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平無私爲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敘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

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常爲兄仲優饒旣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廬之下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後崔

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世宗崩暹徙於邊裔賓客咸散遜遂往陳留而居之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仕非遠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潁川又引遜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

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聞罷詔不報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劔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